

科学性与伦理性： 大学评价的理念重申与价值整合*

高树仁¹, 王鑫¹, 吕阿丽²

(1.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辽宁大连 116024;
2. 沈阳药科大学组织人事部, 辽宁沈阳 110016)

摘要: 大学评价的本质是一种现代教育治理手段, 引导着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教育任务的提质增效。在大学评价的顶层设计中, 科学性与伦理性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 代表“求真”与“致善”的价值追求。大学评价科学性和伦理性的基本关系包括本质同在的共存关系、旨归契合的价值关系、立足时空的共行关系。大学评价改革需要树立发展型导向的评价理念, 将科学性与伦理性进行整合, 建立教育评价的伦理审查机制, 建立有灵魂、有特色、有效能的教育评价体系。

关键词: 大学评价; 科学性; 伦理性; 教育评估

中图分类号: G40-058.1,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380(2024)04-0007-06

Scientificity and Ethicality: Concept Reiteration and Valu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Evaluation

GAO Shuren¹, WANG Xin¹, LÜ Ali²

(1.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2.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Department,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16)

Abstract: University evaluatio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I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university evaluation, scientificity and ethicality each play a unique role, representing the value pursuit of "seeking truth" and "pursuing goodness".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tificity and ethicality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essential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the fitting relationship of values, and the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of time and space.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evaluation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velopment-oriented evaluation concep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ethical aspects of university evalu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 ethical review mechanism.

Keywords: University evaluation; Scientificity; Ethicality; Educational evaluation

在高等教育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如何发挥大学评价的导向与护航作用成为高等教育关注

的重要议题。作为现代教育治理的一种有效手段, 大学评价与大学的各种职能相互交织, 并在时空的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科规划2021年度重点项目“复杂性科学视域下高校应急管理评价研究”(L21ASH001)。

收稿日期: 2024-05-07, 修回日期: 2024-06-22

延展中创造情境化的教育影响力,引导着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教育任务的提质增效。大学评价是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和问责的显性方式,其生命力来自于科学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分别代表着求真与致善的价值追求。大学评价的科学性与伦理性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联?如何建构求真与致善相统一的大学评价体系?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应成为进一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与大学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一、大学评价科学性与伦理性的基本意涵

大学评价是依据大学组织目标和特殊使命,对所实施的各种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借助各种评价的尺度将大学置于高等教育坐标体系中,建立自省、自查、自律、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通过对学校发展情况的动态检视来营造一种评价、诊断、发展的协调机制。大学评价自产生以来就内含了由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客观指标,各种价值担当与教育活动的伦理规范也内嵌其中。因此,大学评价作为一种制度化设定,科学性与伦理性是大学评价的一体两面,在顶层设计中各自发挥着独特作用,代表着求真与致善的价值追求。

伦理性是教育内在价值的根本体现。大学不是单纯地传递高深知识或高级技能,更是承载着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是一种自由的艺术。学生和教师共同创建和享用同一个充满阳光、空气、雨露的教育世界,以一种交互存在的方式在大学的场域中彼此联系、怡然自得、充分发展。因此,对于一所大学的质量评价,本质在于基于教育的内在固有价值,衡量其是否遵循教育规律,是否适应人的成长的内在节律,是否有利于实现主体人格之整全与精神之丰盈。所谓科学性,则是大学评价演进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对于“教育测量”的显著兴趣。大学评价作为一种综合评估与质量考量过程,关键在于如何对诸多影响大学办学质量的因素进行测量,考查各种教育指标的达成度以衡量学校发展水平,结合现代教育测评方法进行量化转换,保障评估结果行之有效。量化理念正在以一种内化的方式被纳入大学治理模式中,迎合

了科学主义思潮对大学治理的期待,使大学评价从基于主观的判断转向基于数据或证据的客观测量。

总之,大学评价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治理手段,它与大学的各种职能相互交织,并在时空的延展中创造情境化的教育影响力,引导着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教育任务的提质增效。新时代的大学评价需要确立“以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科学性与伦理性融入评价制度体系。既要对人的发展多样性和教育活动的丰富性给予充分关照,又要规避各种方法论局限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独立、可靠和可持续,从而构建起有灵魂、有特色、有效能的教育评价体系。

二、大学评价的显在问题与价值分析

求真、致善和融美是人类一切活动都应该追求的极致目标。然而,在大学评价过程中仍存在优绩导向、价值弱化和路径依赖等问题,导致大学评价忽略了许多内隐品质和教育事实,偏离了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合发展性的教育预设轨道。

首先,基于量化评价的路径依赖导致对数据指标的迷信。社会学家唐纳德·坎贝尔提出了“坎贝尔定律”用以表达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考核评价”和量化指标的担忧,他认为“用于社会决策的定量指标越多,越容易带有主观性而导致评价的失真,也越容易因偏好而扭曲我们所要监管的社会过程”。^[1]受循证研究和证据主义的影响,现行的大学评价普遍强调以测量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遵循科学主义导向。这种貌似科学的评价模式将大学评价视为纯技术性的问题,却导致了一种数据主义和短期的功利导向,容易将复杂多元的大学办学行为转变为一种简单化的数字表达,结果就是将大学评价“从一种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实践活动转变为一种僵化的机械操作”。^[2]评价机制亦是行动导向,对于数据指标的迷信会误解教育的本质、歪曲教育评价的本质,将大学评价简单化地等同于经过加减乘除得到的“分数”,违背衡量指标的初衷,甚至误导大学办学的方向。

其次,基于优绩导向的价值理念导致对教育本质的遮蔽。大学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其逻辑梳理需要置于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

“现象与本质”的复杂关系之中,特别是教育本质与规律在复杂的因果联系中框定了大学评价的内在属性。评价标准的选择与设定是大学评价的核心部分,针对大学的评价测量标准非常丰富,但“其中的大多数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们要么是不完整的,要么易于受到故意歪曲的影响,或者两种缺陷兼而有之”,^[3]大学评价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目标错置,不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办学的方向,甚至也会对学生成长、教师发展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大学评价要体现“教育性”,也就决定了其离不开对人性、人生和成人的终极关怀。近年来,受优绩主义、计算主义与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优绩导向的价值理念已渗透进大学组织生命体,形成了一种对于效率和竞争的崇拜。优绩主义忽视了人的发展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将大学高质量发展窄化为“物的再生产”,这可能会促进学校的繁荣,但由于其对教育本质的遮蔽,必然无法保证教育的成功。

最后,基于规范导向的评价方式导致对教育多元价值的否定。规范化指标是大学内在质量的外溢表征,也是提升大学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4]但规范导向的评价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当习惯性的量化评价逐渐形成难以撼动的指标文化,必然会影响到大学的办学质量,其后果就是评价什么就关注什么。然而,大学的质量内涵是多维的,其评价标准也应当是融合的、立体的、多元的。个体的发展、首创的精神、自由的学术,这些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价值与责任,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重要标准。不能将大学评价等同于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评价,如果仅仅依靠统计和计算进行简单化衡量,极可能忽视绩效指标背后所隐藏的教育陷阱,从而危害大学的存在根基。在高等教育领域,很难有什么普适的“黄金标准”,教育质量会随着技术的改进、组织的变革、消费者偏好以及政策法律的变化而变化。^[5]但建立在科学范式上的大学评价,习惯于用共性取代个性,以所谓的“一流指标”来衡量所有大学,往往会导致舍本逐末、削足适履的结果。

三、大学评价科学性和伦理性的基本关系

科学性与伦理性不仅是理解认识大学评价所需要的双重视野,也体现了大学评价滥觞于经验主

义的同行评议、兴盛于现代理性主义的量化评价的历史纵深。在求真与致善的理念追求中,大学评价科学性和伦理性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本质同在的共存关系、旨归契合的价值关系、立足时空的共行关系。

1. 大学评价科学性与伦理性的本质共存

大学评价的科学性倾向于实证主义、计算主义与量化主义,强调以事实为依据,通过科学的评价指标与科学的测量方法,实现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判断。大学评价的伦理性关注大学的价值属性、评价的道德属性以及教育的基本规定性,主张大学是教育组织,具有教育的本质特征和教育的基本规定性。大学评价需要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体现教育的基本价值,而非单纯的工具性指标和各种数据的简单堆积。大学需要凸显教育组织运行的特质,需要融于人的生命、关切人的成长、成就人的发展。在大学评价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贯穿着科学性与伦理性这一对永恒主题,是二者从互动博弈、相互影响,到本质共存的演化过程。一方面,大学评价中所提倡的科学性,是以教育评价原理、数据科学技术、循证分析方法为基础,以大学质量观测的代表性指标为基点,对大学办学过程及其成效进行多维评估与测量的一种方法。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各种事实数据成为大学评价的依据以及衡量大学办学水平高低的代表性“硬件”。这种循证评价的取向使大学的评价过程更加公开和透明,也使大学评价活动更具有导向性和可信度。另一方面,我们要反思诞生于工商领域的科学管理技术与工具是否完全适用于教育,大学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其质量不是一种物的客观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的结晶。探索大学的发展奥秘在于遵循教育的本质特点与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对大学的评价需要事实的规范,也需要价值的引导,最重要的是反映人的本质、教师劳动的特点和学生学习与成长的规律,这一要求理应反映在大学评价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坐标系之中。科学合理地对一所大学进行评价,重视量化的同时更要注重大学精神、大学声誉等质性指标,规避路径依赖和主观立场,^[6]保障大学评价沿着正确的轨道行稳致远。

2. 大学评价科学性与伦理性的价值契合

大学评价牵动着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的变革,有什么样的大学评价标准,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长期以来,科学性与伦理性并行存在,并在大学评价的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互补性,但是,它们之间仍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导致人们对大学评价存在诸多理解误区。当前,大学评价改革的进程已逐步超越了单纯的评价指标、评价技术、评价方法的结构关切,迈向一种新的以兼具综合性、内生性、整体性为特色的深化改革阶段。科学性与伦理性成为大学评价改革的两条聚合路径,二者形成相互蕴含的共生共存关系。大学评价离开科学性,就会丧失评价的标准和尺度,陷入随意性、片面性、浅表性和主观性的泥潭;大学评价一旦离开了伦理性,也极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误入指标化的陷阱。大学评价需要科学性与伦理性的价值契合,要恪守科学精神,坚持专业标准,遵循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落实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要发挥教育评价对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就必须扭转不合理的大学评价导向。例如,传统大学评价的方法论惯性容易形成“对照指标搞建设,对照任务做谋划”的大学办学乱象,忽略了许多难以分解、难以量化但又非常重要的教育信息,导致大学绩效化的发展指标远不能反映学校整体状态和准确情况,其结果必然表现为评估与反馈的作用失衡与功能异化。因此,大学评价要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把握教育事实性特征,回归教育的本真追求,服务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使评价的科学性为伦理性开辟道路和保驾护航,使评价的伦理性为科学性提供价值定向和精神动力。

3. 大学评价科学性和伦理性的时空共行

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大学评价存在不同的话语阐释方式。不同时期的大学,其组织目标和组织使命也不相同,大学评价应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教育评价以历史现实为基础,以时空背景下的技术条件为依托,凸显科学性与伦理性共时存在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标识着大学评价在发展和演进历程中经历的不同历史节点。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文化赋予了大学以不同的使命与责任,也必然影响大学评价的思想和评价导向所彰显的国别性特征。从历史演进过程来看,高等教育主要经历了经

验管理、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等不同的实践发展阶段。不同阶段蕴含着不同的管理理念,遵循不同的教育伦理,因而衍生出不同的评价模式和评价重点。例如,在教育管理科学化阶段,以泰勒的古典管理理论为代表,强调教育组织存在某种最佳的实践模式,优绩主义成为组织最为关注的伦理价值。这种理念驱动高等教育机构围绕相关指标展开竞争。习惯性的量化评价模式催生了“不求精深、但求齐全”的办学理念,以迎合庞大的标准化指标体系的要求。这种过度重视量化指标的发展路径夸大了绩效评价的作用,忽视了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和教育的本真价值,可能逐渐消解大学评价的正向功能,导致大学评价被模式化、大学发展路径被预设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给大学带来诸多后遗症。大学评价要真正发挥实效,必须规避量化指标的陷阱,转变“唯结果”评价理念,注重对教育活动进行价值判定,统筹科学性与伦理性的协同关系,并且用多元化、全方位的过程评估贯穿教育工作始终,在评价反馈的流程中植入“自我成长、自我进化”的有效机制,以评价促进教育发展和学校改进。

四、大学评价科学性与伦理性的整合策略

关于大学评价的科学性与伦理性整合,本文提出如下四条策略。

1. 关注科学价值与教育理性的结合,树立发展型导向的大学评价观

受量化评估和绩效主义的影响,大学评价往往关注效率,各种显性指标的持续增长被等同于大学发展。^[7]诚然,大学的发展离不开论文、项目、经费等具有显示度的科研成果,更离不开那些体现社会贡献的指标度量,但对于数据指标的过度依赖,往往容易使那些无形的、不可量化的但又具有重要教育价值的隐性因素被忽略,导致教育目标和大学使命的倒置。在大学组织中,一旦评价脱离了教育的情境,丧失了教育意义的支撑,所谓的“大学评价”也失去意义。因此,作为一项专业活动,大学评价不仅要恪守科学性价值,更应确立教育的本质意义和理性规范,最大限度地实现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并以此原则调整大学评价理念,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实施的各种教育评价才能获得最佳效

益。从大学评价的实践出发,有了理念支撑与规范约束,才能保证一定的秩序和效果。大学评价不应该只关注短期成果和表面的影响,更应该关注长远的战略和持续的目标,并能够指导和帮助大学进行问题诊断,培育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大学质量文化,并将量化驱动的指标评价转化为教育组织追求卓越的持续动力,形成发展导向的大学评价观。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营造教育评价生态体系。从总体上来看,新时代大学评价改革在“破五唯”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但在改革的进度、力度和效度方面与社会各界的期望尚存在一定差距。^[8]大学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大学的开拓创新与持续发展,而无论大学评价指标和结果如何优异,都只意味着过去而无法预测未来。只有通过发展导向的大学评价观驱动大学治理效能的提升,才能为大学的提质增效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2. 建立教育评价的伦理审查机制,合理保障师生发展与学术自由

大学评价改革仅靠“科学主义”“客观立场”和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无法真正突破“深水区”,也难以保证改革的深入、持久和成效。有效的大学评价需要尊重差异性、尊重规律、关注过程、强调发展,是一种既有“发展”又有“情怀”的价值性判断。教育评价的伦理审查机制是大学评价制度体系的价值延伸,也是有效保障大学评价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制度土壤。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它与纯粹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世界不尽相同,教育总是与各种意义、价值、规范联系在一起,是一个价值交涉的、复杂的生活世界。尽管大学评价大多属于甄别性评估,鼓励高端竞争来提高教育绩效,但如若脱离了基本的价值构成和伦理规范,大学评价也很难关注到教育的本真追求。因此,伦理审查是一种保障评价质量的基本治理方式,强调从大学评价的顶层设计这一源头嵌入“价值标准”,从评价过程优化的角度加入“道德约束”。大学评价需要把价值观、伦理规范、责任意识等道德元素纳入顶层设计的框架中,完善制度规范,健全评价体系,强化伦理监管,细化伦理审查规则,规范教育评价行为,关

注教育内涵建设和教师、学生的发展,真正体现教育相关主体的利益。具体而言,评价指标应该充分考虑大学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体现大学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学生发展、社会服务等不同方面的成果和影响;评价过程应该充分尊重师生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不能伤害师生的人格尊严和学术自由;评价结果能够及时反馈,以便改进和优化大学的办学行为。在信息搜集、数据挖掘、监测评价等各个环节真正体现大学评价的伦理性,真正实现“以评促改”“以评向善”“以评促建”的教育评价目标。

3. 聚焦大学评价的柔性治理功能,凸显科学性与伦理性的整合价值

大学评价是大学治理链条中的重要节点,涉及大学治理的不同要素,牵一发而动全身。^[9]仅凭简单的绩效评价、量化评价无法有效提升大学效能发挥的新境界,需要融入柔性的治理要素,坚守大学之本、回归大学之道,使大学评价改革真正突破“深水区”,凸显科学性与伦理性的整合价值。大学评价要紧结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设置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释放自主空间和激发办学活力,发挥评价制度无形之手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杠杆作用。要持续深化专项领域的评价改革,在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人才评价等各个方面,注重差异性、多样性和对办学特色的评价,发挥大学创造能力,强化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从而激发大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在大学评价指标方面,既要关注直接的、短期的、显性的指标,更要关注间接的、长远的、隐性的价值。在评价内容方面,既要注重传统评价指标框架,如大学招生规模、经费收入、科研效率、技术条件以及物质增长速度等评价标准和维度,又要引入柔性治理因素,如以大学作为教育组织、学术组织的内在特质为基本依据来评价大学发展,凸显大学柔性治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效能的价值追求。传统评价指标固然是有效的,但它们作为一种表征性的发展因素,只能代表教育外显的、工具层面或形式上的发展,而无法凸显大学内在实质性的发展问题。因此,需要正确处理大学的形式发展与实质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绩效管控与柔性治理的关系。

4. 发挥数字赋能评价的价值影响,实现技术与伦理的双向互构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数字技术在创新教育评价要素、更新教育评价方式、优化教育评价生态等方面显现了更多嵌入发展的前景。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评价,成为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教育治理应重视学校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强化基于数据的教育质量监测“新基建”,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赋能大学评价的积极作用,实时掌控学校发展状态。当然,在数字技术赋能大学评价的过程中,既要吸纳大数据技术中的效率优势,也要关注大学教育活动数据边界、数据限度和数据伦理问题。大学评价所考察的维度中,诸多指标如人的发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从根本上来讲是存在“可量化限度”的,学术活动需要同行评议,因为普通人无法了解学术背后的复杂原理,外行无法估量学术成果所具有的科学价值。这意味着数据赋能大学评价本身蕴含着伦理旨趣,让技术以有温度的方式为善,回应人们对优质教育的新期待。大学评价既要发挥技术赋能的优势,又要尊重伦理的指导性作用,实现评价技术与评价伦理的双向互构,理性把握教育评价技术的应用边界,从而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美好期待。

参考文献

- [1] CAMPBELL D T.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lanned Social Change [J].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1979, 2(1):67-90.
- [2] [加]伊夫斯·金格拉斯. 大学的新衣? ——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的反思[M]. 刘莉,董彦邦,王琪,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48.
- [CA] GINGRAS Y. *Bibliometrics and Research Evaluation: Uses and Abuses* [M]. LIU Li, DONG Yanbang, WANG Qi,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48.
- [3] [美]马歇尔·W·迈耶. 绩效测量反思:超越平衡计分卡[M]. 姜文波,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 [US] MEYER W M. *Rethinking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Beyond the Balanced Scorecard* [M]. JIANG Wenbo, trans.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05.
- [4] 陈亮,商一杰,栾培中. 大学评价的指标陷阱及其风险规避[J]. *现代大学教育*, 2023, 39(2):84-92.
- CHEN Liang, SHANG Yijie, LUAN Peizhong. The Tyranny of Metrics in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How to Overcome It [J].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2023, 39(2):84-92.
- [5] DELANDSHERE G. Implicit Theories, Unexamined Assumptions and the Status Quo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2001, 8(2):113-133.
- [6] 苑津山. 哈佛标准就是一流大学吗——较早而系统的大学评价:“伟大的美国大学”管锥[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 43(7):19-27.
- YUAN Jinshan. Is Harvard a First-class University: Early and Systematic University Evaluation: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 Cone [J]. *Research in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23, 43(7):19-27.
- [7] 王建华. 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评估[J]. *教育研究*, 2021, 42(7):127-139.
- WANG Jianhua. On the High-Quality Eval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1, 42(7):127-139.
- [8] 刘国瑞,张怡. 省级政府履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职责情况分析——基于10省份教育评价政策文本的研究[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2(2):92-99.
- LIU Guorui, ZHANG Yi. Analysi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of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Study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y Texts in 10 Provinces [J]. *Journal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2023, 2(2):92-99.
- [9] 周列,丁晓东,冯晖. 基于系统观念的大学评价[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23, 12(3):1-6.
- ZHOU Lie, DING Xiaodong, FENG Hui. University Evaluation Based on System Notion [J]. *Shangha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23, 12(3):1-6.